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VIOLENCE: 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S

暴力 思无所限

Richard J. Bernstein

[美国]理查德·J. 伯恩斯坦 著 李元来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暴力 思无所限

Richard J. Bernstein

[美国]理查德·J. 伯恩斯坦 著 李元来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力：思无所限 / (美) 理查德·J. 伯恩斯坦 (Richard J. Bernstein) 著；李元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Violence: 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s

ISBN 978-7-5447-7508-3

I. ①暴… II. ①理… ②李… III. ①暴力-研究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5991 号

Violence: 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s by Richard J. Bernstein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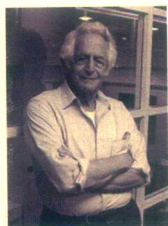
暴力：思无所限 [美国] 理查德·J. 伯恩斯坦 / 著 李元来 / 译

责任编辑 熊 钰
装帧设计 胡 彪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Polity Press,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08-3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理查德·J. 伯恩斯坦 (1932—)

美国哲学家，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教授。写作范围涵盖诸多话题与哲学传统，包括美国实用主义、批判理论、解构主义、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阐释学等，尤其擅长考察不同哲学流派与哲学传统之间的交织融汇。代表作有《根本恶》(2002)、《实用主义转向》(2010)、《暴力：思无所限》(2013)等。



更多关注 分享译林更多好书：



@译林出版社

@译林人文社科

<http://site.douban.com/yilin/>



译林微信公众号



译林天猫旗舰店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我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同事们和学生们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我这本研究暴力的著作即将有中译本面世。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经历、阅读并目睹形形色色的暴力景象。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从肉体毁灭到性虐待再到各种虽不一定明显但依然具有毁灭性的结构暴力。我们被淹没在现实暴力或虚拟暴力的景象之中，这些景象是如此地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变得麻木不仁和冷漠无情。我们似乎陷入了暴力的怪圈，在这些怪圈当中，虽然我们希望减少我们眼中的暴力行径，但是这种企图似乎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暴力问题不是地方化的，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国际性问题。它们影响着全世界成千上万人民的生活。然而，对我们来说，暴力的精确意义是什么？暴力具有独特的本质吗？我们还能在暴力的分类上达成共识吗？这些问题萦绕在我们的心头。虽然本书的写作目的朴实无华，但也十分重要。尽管有关暴力的著述和讨论不胜枚举，但是在“我们所说的暴力真正指的是什么，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上，思考实属罕见。我聚焦于五位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他们分别是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弗朗茨·法农以及杨·阿斯曼，这些人都已经深入思考过暴力的意义。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对暴力议题的研究。他们每人都有自身的洞见和盲视、优点与缺点。在最后

一章中，我力图整合我业已从这五位思想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并说明他们为何对思考暴力的意义而言具有价值。与他们一起思考（有时是背离他们而思考），能够对我们自身关于暴力的思考有所助益，这是我的希望。本书的副标题“思无所限”是一个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借用过来的短语。她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无法诉诸坚实的基础、明确的指导方针或标准，我对此种观点首肯心折。然而我们仍必须一遍又一遍地继续思考有关议题。思维并无算法可言。在她把苏格拉底作为典范而进行援引的过程中，阿伦特认为，思想传播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用我们自身的困惑来感染其他人。我希望，我探究五位重要知识分子在暴力话题上已有的研究路径的尝试，将会有助于中国读者针对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五花八门的暴力，从事他们自己的独立思考。

理查德·J.伯恩斯坦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2015年11月1日

致 谢

早前,我发表了《卡尔·施密特的困境》[*Constellations*, 18/3 (2011)]、《汉娜·阿伦特关于权力与暴力的反思》[*Iris: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Debate*, 3/5 (2011)]、《杨·阿斯曼:摩西区分与宗教暴力》[*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32/1 (2011)]。感谢出版方授权使用修订版。

在2012年夏季,我曾是位于巴特洪堡的一个高级研究机构“人文科学研究院”(Forschungskolleg Humanwissenschaften)的一员。在此期间,我完成了本书的底稿。我想感谢赖纳·福斯特(Rainer Forst)教授,他邀请我成为该机构的“特约研究员”,感谢阿尔方斯与格特鲁德·卡塞尔基金会(Alfons & Gertrude Kassel-Stiftung)对我访问的支持。感谢该机构全体同仁的帮助,我在访问期间十分愉悦,满载而归。我还想向我的研究助理圣地亚哥·雷伊(Santiago Rey)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帮助我校订本书底稿。我想感谢琼·范阿尔特纳(Jean van Altena),她在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审慎周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一如既往地古道热肠,给予我鼓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有幸一直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从教。同事及学生踊跃地与我进行富于批判性的对话,本书就是这些对话的结晶。我将其献给他们。

vi

前 言

我将本书定名为《暴力：思无所限》。“思无所限”(Denken ohne Geländer)是汉娜·阿伦特所钟爱的表达之一——对她来说，该词具有一种特别的含义。阿伦特相信，20世纪极权主义的爆发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我们再也不能依靠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范畴去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想要在打破传统之后从事思维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依赖思想支柱(banister)或固定观点；我们被迫锻造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概念。阿伦特曾一针见血地把思维与认知区分开来，这种思维主要关切的是意义——是理解我们在其中发现自我的世界。千万不要把思维等同于或混淆于计算、手段一目的型理性乃至科学认知。思维是一种必须经过反复**演练**才能保持活性的活动。常有的一种危险就是，思维将会销声匿迹——为某种非思维性替代品所取代。对阿伦特来说，保持思维的活性具有至高的实践意义。在《心智生活》中，她发问道：“思维活动本身(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不顾结果和特定内容，而对任何偶然发生的或者故意吸引注意的东西都加以检视的习惯)能够成为使人们放弃作恶乃至‘约束’他们与恶做斗争的条件之一吗？”(Arendt 1978: 5)

尽管激发阿伦特思维的经验是极权主义的恐怖，但她关于“思无所

vii 限”的洞见却是已经发生的更大突变的一部分。根据哲学的多样化取向,任何固守形而上学根基、认识论根基、政治根基或道德根基的呼吁都已经受到多方面批判。笛卡尔所提的一个主导性隐喻似乎不再适宜用来描绘思维的特征——这个隐喻是关于我们思维所能依赖的坚实基础方面的。为何对思想支柱以及/或者基础的诉求一直如此诱人,其理由之一便是因为担心唯一的其他替代性选择就是某种形式的彻底怀疑主义、自取灭亡式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我曾经把这种担忧称为“笛卡尔式的焦虑”,并认为这种焦虑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且继续如此)(参见Bernstein 1983: 16—20)。思无所限是一种介于基础主义和虚无主义两者之间的替代性选择。并且,这种思维类型乃是理解暴力的迫切之需。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我们被有关暴力的讨论、书写尤其是景象淹没。无论是在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电影还是在荧光屏上,我们无法逃避现实暴力或虚构暴力的呈现——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对无休止的又一个关于暴力的报道或描述变得麻木不仁和冷漠无情;又一个自杀式爆炸,又一个世界某个偏远地区的刺杀或者暴力反叛,又一个家庭暴力的报道,又一个充斥形形色色暴力的动作电影或者视频游戏——我们对这些无动于衷。当某个精神错乱的人突然在中学、大学或者电影院中展开杀戮的时候,媒体通常就会大显身手。然而,在全天候的轮番报道几天之后,这些偶发事件便湮没无闻了。甚至像“9·11”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未能激发出多少有关暴力的公共思维。兴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暴力时代”,因为真实暴力或者想象暴力(有时含混不清且融为一体)的呈现不可避免。然而,有关暴力影像和话题的这种过度呈现使思维变得迟钝,乃至抑制了思维。我们所言的暴力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描绘不同类型暴力的特征?这些类型的暴力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暴力能够达成什么?存在一种增进生活的创造型暴力吗?暴力的限度是什么?暴力与非暴力之间是怎样的关

系？以上就是我将要探讨的一些问题。

长久以来，哲学家一直关注战争。还没有哪个主要的哲学家从未直接或者间接地论述过战争。战争牵涉暴力杀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无疑与暴力密切相关。但是，暴力是一个比战争更为广义的范畴。显而易见，在大众的想象中，肉体毁灭仍然是暴力的一种范例。然而，暴力的种类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合法暴力、结构暴力、语言暴力、符号暴力乃至宗教暴力——这些暴力并不直接涉及肉体毁灭。不过，我所关心的是，不同类型的暴力怎样如此轻易地就转化为身体暴力——身体伤害以及最终的肉体毁灭。 viii

尽管有多种不同的暴力研究路径，但我的方法是聚焦于五位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一直对暴力进行着反思——无所限之思。并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分别是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弗朗茨·法农、杨·阿斯曼。关于暴力，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思想中学到什么？我通过以上这个问题来展开对他们的研究。他们有关暴力的反思具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在我最后的评论中，我会说明我们如何能够把他们的贡献整合起来，进而理解暴力和非暴力间微妙的辩证关系。 ix

目 录

中文版序	001
致 谢	003
前 言	005
导 论	001
第一章 卡尔·施密特的困境	013
第二章 瓦尔特·本雅明：神圣暴力？	054
第三章 汉娜·阿伦特：论暴力与权力	094
第四章 弗朗茨·法农对暴力的批判	127
第五章 杨·阿斯曼：摩西区分与宗教暴力	153
第六章 对暴力与非暴力的反思	190
注 释	219
参考文献	252
人名索引	257
主题索引	264
译后记	274

导 论

关于暴力,存在一种令人烦恼的悖论。不但我们被有关暴力的讨论和景象淹没,而且如今关于不同类型暴力的文献比比皆是,从儿童虐待、家庭暴力、强奸、连环凶杀以及自杀性爆炸,到使用精致的新型自动化武器的现代战争。在历史进程中,人类是否正变得具有或多或少的暴力倾向(以及是通过什么标准进行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激烈的争论。人们已经提出不同类别的暴力,例如,结构暴力、符号暴力、法定暴力等。然而,在关于任何分类的图式,抑或关于不同类型的暴力如何彼此关联的问题上,人们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悖论就在于:尽管(抑或,兴许是因为)有关暴力的讨论是如此之多,但在关于我们所言的暴力实际是什么的问题上,困惑却是巨大的。在本研究过程中,我将论述不同类型的暴力。我已经决定通过全神贯注于一直深入思考暴力意义的五位思想家的著作来研究这些议题,这些思想家分别是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弗朗茨·法农、杨·阿斯曼。一直以来,他们每个人都极具争议性和激发性——并且,他们都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也将考量许多一直受到他们影响的其他思想家,包括雅克·德里达、朱迪思·巴特勒、西蒙·克里奇利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以及其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思想家关注过暴力,但是我基于

- 1 三个理由进行我的筛选。首先，许多关于暴力的更新近讨论是以这五位思想家当中的一位或多位所做的反思为出发点。其次，在有关暴力的讨论方面，他们代表着广泛的不同取向和学科路径。再次，他们论述了种类繁多的不同暴力，包括政治暴力、殖民暴力、结构暴力、符号暴力、法定暴力以及宗教暴力。在我所检视的五位思想家中，有四位出生在德国。这不完全是一种偶然。如果人们（像我一样）相信思考最终根植于个人经验，那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和纳粹失败的时代，德国就一直是历史上最为暴力和残忍的社会之一。这四位思想家的反思深深根植于他们在德国的个人经验。他们生活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期。第五位思想家弗朗茨·法农出生在马提尼克，他在法国学习，后搬到阿尔及利亚，并成为一家法属精神病医院的主任。1956年，他辞去其职位，并深度卷入阿尔及利亚推翻法国殖民制度的武装斗争。与其他的四位思想家不同，法农不但是关于暴力的写手和理论家，而且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中还是一名活跃的参与者。法农死于白血病，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撰写了《全世界受苦的人》。该书已经成为一本现代的经典名著——这本书替以推翻殖民主义为目标的暴力的必要性展开辩护。它继续鼓舞着全世界那些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压迫做斗争的人。

卡尔·施密特是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德国思想家。即使对他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也会承认，在关于法律、法理以及宪法的议题方面，他是一名才华横溢、推陈出新的思想家。1933年，他加入纳粹党，并促进制定某些穷凶极恶的纳粹法律政策。他死后出版的日记揭露他陷入反犹太主义的态度之深。因此，人们很容易将他置之不理。然而，施密特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置之不理。许多20世纪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一直对他的著作展开批判。在19世纪20年代他尚未与纳粹分子有任何交集之前，他写就了两本极为出名并产生强烈反响的书：《政治神学》和《政治的

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上对施密特的兴趣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复兴。这种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视自身为政治左派的思想家和积极分子。在我讨论施密特的章节中,我探究了施密特为何一直是如此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理由。就让我来简要指出某些关键性的理由吧。对于那些被他视为一切形式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现代自由主义的失败之处,他一直是一名不留情面的批判者。即使人们不同意他某些极端的吹毛求疵,他还是有一套能准确指出棘手难题之所在诀窍,而任何自由主义的捍卫者都必须面对这些难题。他洞悉近代史上爆发的战争的转变——这种变化就是从交战国间打败敌人的时代转向要完全歼灭死敌的全面战争时代。许多他的仰慕者对他关于政治的“现实”感觉以及他对“政治性”所下的定义感到印象深刻。他认为,“政治性”涉及公共的朋友和敌人的对立。朋友/敌人的区分也同样涉及肉体毁灭的现实可能性。施密特不但强调政治决策的作用,而且对规范持怀疑态度。他的散文洞若观火、沁人心脾,且言辞犀利,这是他身上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的表现之一。在研究施密特的过程中,我在脑海中时刻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能从施密特关于暴力的论述中学到什么?为此,我仔细分析了他最为著名的早期(在他成为纳粹党人之前)专著,即《政治的概念》。我认为,仔细品读这个文本可以看出他整体思想中的一系列困境。最为根本的困境涉及他所隐含的规范—道德性立场——这种取向是他做出具有尖锐批判性的判断的

* 中译本《政治的概念》的德文原名为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英译本的书名为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英译者 G. 施瓦布 (G. Schwab) 将德语词 *Politischen* 译为特指性的 *the Political*,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 *politics*, 是想要突出施密特本人对政治概念的独特理解, 因为在施密特那里, 政治的特殊性就体现为敌友之分。虽然我很赞同英译者的译法, 但考虑该书已有中译本流传, 为方便读者查阅, 故仍将该书书名译为《政治的概念》。不过, 在正文当中, 为了更精确传达施密特的思想, 我把 *Politischen* 或 *the Political* 译为“政治性”。——译注